



◎李文兴

我不能说出沉重一词

面对酷热的天气,早已无话可说
单薄的分行,怎撑得起日子
的重有时,抵不过一些冷屑和热讽

注重节奏的年代里
所谓的面子,已一文不值。而生活里的盐分
都要在身体里提取
这瘦弱的身板,不知能析出多少结晶

握着数年如一日的风地
奔跑的速度,远不及它旋转的百分之一
可恨的腿脚,老是关键时刻打翻
前面的路,容不得半点疏忽

夜色里,一次次把自己捆绑再释放
释放再捆绑,这反反复复的过程
即使时间也会感觉憔悴

开启的灯光已被新声关闭
梦,向着黎明悄悄地走来

◎杨光升

沁园春·中医颂

大美中医,护佑苍生,誉满业骄。叹先贤大智,择天纳地;鸿篇巨著,赋理修条。
金匱伤寒,神农黄帝,精妙绝伦细品嚼。从医路,任长驱漫漫,万里迢迢。
悬壶济世情操,为百姓仁心一片掏。赞灵丹妙药,选材地道;顽疾微创,显效功高。
四诊组方,八纲辨证,练就膏滋未病调。扬国粹,筑山河锦绣,峻伟康桥。

◎王永彪

说,抑或不语

白发离夜色越近,故乡就越疼
已经不能捧杯为青涩了
遥遥七夕,刚好哭泣的距离
雨,就下了七天七夜
奶奶一直在讲大奶奶讲过的故事
天上的鹊桥谁也没走过一次

荷已结籽,风好了疤痕
半池涟漪被蛭鸣谱了新曲
留下流火的玫瑰
牵绊归途无期
孤身看鹤影弯了岁月
动情处,叫醒昏迷的花魂

老去的耳鬓私语
新芽的月沉芭蕉
其他,已经
把西厢的烛光摇曳成简史

◎清小欢

鱼骸

一堆瘦骨
在白瓷的盘子里
食客剔尽了柔软的部分
各自散去
赞美也散去

被剥离的痛还渗透在骨子里
但它沉默。汪洋之中
它亦是一个饕餮之徒
蚌虾的残骸从它口中吐出
渐为泥沙

一只盛放着更多残骸的盘子伸过来
赶在骨头被彻底收殓之前
它轻轻地刺破了
一个人的指腹

◎孙艳玲

七夕之夜

黑夜压下来,玫瑰暗香浮动
翻出另一个自己,记忆
迷失在一座空城里。在低于一棵草的废墟
挖起一个滚烫的节日

羞于启齿。它像日光下的巧克力
渐渐变软,融化在污泥里
情侣用旧的玫瑰,丢弃在新的季风里

虫鸣加重夜的静谧
一个人躲在葡萄架下,听雨
却听不到有情人的私语

泪滴轻轻滑落,温热
朦胧中,望见天河长满荒草
鸬鸟已疲倦地归巢
那两颗凉凉的星星已老

◎侯磊

七夕

莫举金樽,寂静的雨水
湮没了今晚的上弦月
莫上西楼,独舞的霓裳
挡不住亘古的相思愁

金簪霍霍,分割聚的链接
银河漫漫,阻断缘的结合
时间表和相思泪都在吻合美丽的传说
等。多么美好的碎藻
让两颗星相互对望,相互照耀

天上
人间
鹊桥。是来路也是归途。亲,
今夜我不关心爱情,只关心梦和自由

特约编辑点评

季风拂过大平原,大平原便呈现出生机一片。

李风军一曲《中海湖月令》写得荡气回肠。他以中海湖为点,以农家十二月为线,诗一般的语言勾勒出了大平原在二十四节气中的华丽转变,有欣喜,有悲悯,意深情浓,实为难得的佳作。

一个娃从呱呱坠地,便是父母眼中的宝。然后学说话,学走路,学奔跑,学各种知识与生存技能。而父母更是期盼他们长大后飞得更高。蔡银环的《下一站奔跑,是飞翔》用真挚而又自豪的笔触寄语即将高考的女儿,为人父母之心可见一斑。可以肯定孩子很优秀,这与父母的正确引导以及学校老师的辛勤培育不无关系。愿孩子大鹏展翅,前程似锦。

寒来暑往,日月更迭,大平原上的庄稼一茬茬的收割,村庄里的人一辈辈老去。离开家乡很多年

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那生养之地。李桂林的《谁人不起故园情》,通过对“老家·老井”“老院·老屋”“老爸·老妈”幻灯片似的回忆,唤起我们对故乡与父辈的深切怀念。

荷香清远,蛙声如鼓,这么诗意的情景把冯秀荣与我们拉进了遥远的记忆中。多彩的童年,浪漫的青春,即使那时生活是清贫的,也难掩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

“我放逐了故乡/也被故乡放逐……”七月,岁已过半,望着收割后麦田的空旷,诗人王安杰感慨万千。从乡村到城市,所有经历的风雨、悲喜如鲠在喉,孤独的影子如大山般伫立……

王永彪喜欢喝酒,是性情中人。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,天马行空,跳跃感极强。诗歌内容也极其丰富,信息量大。《说,抑或不语》

特约编辑点评

《故乡何事又重来》从一个梦境开始,娓娓道来,别有一番乡愁在心头。他另外两篇作品《汉皇盘旋今五见》《阳信有所老粮所》,知识性、可读性强。对于一个文史工作者来说,感到格外亲切。

随着乡村振兴、土地增减挂钩,很多村庄要整体搬迁,很多人要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。从今年春开始,我带领部分作家、摄影家走村入户,开始一项叫做“乡村记忆工程”的工作。大家串街走巷、入户采访,对乡村历史脉络、文化烙印、发展轨迹、乡风民俗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影像文字记录,留住乡愁乡韵。截至目前,我们已经完成了对20多个村庄的采访,他们创作了大量采风文章。这其中赵淑珍《嬗变的乡村》和王冬良《耿家庄中桐花开》就是其中两篇。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真人真事真感情,这是有价值的写作。从中也可以看出采风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。

风过大平原

里故乡、七夕、奶奶、荷、蛭鸣、玫瑰、鹤、月、西厢、烛光等众多意象呈现出缤纷的人间七月。

七月,七夕的传说再次在大平原上生动起来。侯三石“今夜我不关心爱情,只关心梦与自由”有着诗人的不羁与潇洒。孙建花呈现的画面是一个七夕月夜执着、认真地在心笺上画玫瑰的人,情愫是美的,孤独也是美的。而孙艳玲也把孤独表现得淋漓尽致:天河长草,鸬鸟疲归,两颗星星已老,一个人躲在葡萄架下听雨……

七月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季节,它还是一只“漂亮的小女猫……”冀新芳也真会给宠物起名字。她用娴熟、生动的笔法再现了这个“家庭成员”活泼智慧的大事小情,让人读罢禁不住爱心泛滥了。

我们每天工作之余都去追寻舌尖上的美味,但有时往往忽略了美味之外的一些事物。郑静

的《鱼骸》写得惊悚,写得令人沉思。地球上的生命为了各自生存互为食链。有时脱口而出的赞美却是出自填满私欲的动机。

白天酷热,作为农民工的他挥汗如雨;入夜,诗歌在纸上无数次想立起。生活之梦、文学之梦让李文兴身心疲惫,一个坚强的人对着我们表示《我不能说出沉重一词》……

孟令新也是离开家乡走进城市的农民工,在《立秋日》,他不谈思乡,不说沉重,不说悲伤。一副看透尘世的洒脱与自信从诗句里飘出来,祝福远方的他。

读一本好书能开启心智,读一位好作家能升为标杆。郝国凤绝对是一位好妈妈,她与孩子一起《共读林清玄》的模式值得很多母亲学习。父母与孩子共读的场景绝对是人类生活照中最美的镜头。

大平原的风又吹过来了,呼啦啦呼啦啦……

◎刘树明

特约编辑刘树明 优秀作品推荐(62-63)

《奔跑的下一站,是飞翔》
作者:蔡银环
《中海湖月令》作者:李风军
《蛙声与记忆》作者:冯秀荣
《谁人不起故园情》作者:李桂林
《七月行歌》作者:王安杰
《鱼骸》作者:郑静
《说,抑或不语》作者:王永彪
《七夕之夜》作者:孙艳玲
《七月的智慧》作者:冀新芳
《我不能说出沉重一词》作者:李文兴
《七夕》作者:侯三石
《共读林清玄》作者:郝国凤
《立秋日》作者:孟令新

◎由俊佐

花草草很难写出分量

赵淑珍还有一篇《黛溪,黛溪》,她是一位中学老师,文章写得很老实很全面。其实文章要有取舍,面面俱到,往往都写不到。赵素兰的《梯子坝,你怎么看》,通篇抒情,更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诗。王中春的三篇小小说《学费》《拿蝎子》《谢谢你家孩子》,很有味道。布局谋篇也很讲究,每个小故事后面,揭示的都是人性的东西。

赵志立的采访手记是很有分量的一组文章。她的这些采访稿,原来每一篇都有一个名字。可以看出当时她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计划,就是简单的采访记录而已。我建议她把标题都去掉,选出其中形式比较统一的6篇,组成了《赵志立采访六记》。赵志立是我熟悉的一位女记者,很能干,也很会干。也许是经常与影视打交道的原因吧,她的文章很有镜头感,类似于蒙太奇的手法,节奏感很强,跳跃性很大,给人一种坚实又疏松的感觉。她的文字朴实有味道,但因为不是

专业的写作,语言随意性大,咬文嚼字的功夫还需要锤炼。

《是魔是仙,我命由我不由天》,是高桂英的一篇电影观后感,她深入细致地为我们解读了这部电影背后大家所看不到的东西。

另外还有,铁娃写改革开放的文章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李健的怀旧文章《无题》,窦同霆的游记《夏游麻大湖》和秦辉《感千年之美,游正定隆兴寺》,还有孙建文的《桃李不言》和张海鹰的《感受金沙湾》,这些题材的文章都不容易写,因为大家都在写,就看谁能写出新意吧。

诗歌有孙艳玲《站在时间的背面》,季翠萍《中元节祭》,李文兴《小人物》,张恒《家乡诗歌》《秋夜》《树,在故乡安静的守望中》,刘晓梅《生活断章》,若尘《一棵被洪水冲垮的柳》,蒲翎《校服河畔的诗行》,马如滨《秋天的心事》共十多首。说实话,我不怎么懂诗,就不要加评论了。

前几天参加了卞毓方先生的一个座谈会,老先生带有南方口音,听起来那是相当费劲。不过最终我还是觉得没有遗漏什么,就把他的发言稍作

总结,与大家共勉:

要尽早规划好自己的写作方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域,选你熟悉的那些题材去写,形成一个系列。漫无目的或苦于应付的写作会让人疲惫和散漫。

选材很重要。大家都在写的题材,你得写出新意。尝试去写重大一点的题材,花草草的东西很难写出分量。

知识储备和生活积累很重要,多看书,要做系统的有效的阅读,而不是手机碎片式的阅读。

再就是散文虚构的问题,只要感情真实,实践可以做适当的拓展与延伸,但要符合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逻辑。

特约编辑由俊佐 优秀作品推荐

《马宁散文四章》
《赵志立采访六记》



◎李光荣

黄河口湿地行

车和人一样,久别重逢,熟悉而又陌生,总想在一起多待会儿。我溜溜达达走到停车场,直到汽车发动起来,还没想好去哪里。一切都是漫无目的而又按部就班地进行,像一次梦游。

车出大门。右拐,上205国道。再右拐,过流钟大桥,直奔海天大道。海天大道虽然叫“大道”,实际是一条通向渤海河——徒骇河的河岸,以岸为路,蜿蜒似蛇,时宽时窄,最窄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。我沿着徒骇河,朝渤海边驶去。行三小时零七分,到渤海边;又沿海边公路东行数十公里,进入黄河口湿地。我估量,离黄河入海口不远了,究竟有多远,我也说不清。

一直往前开,找不到路了,就停下车观察一番。天空出奇地蔚蓝、洁净、高远;大地出奇地开阔、寂静、安恬。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,多水,一洼一洼,形成无数小湖泊,水中有鱼,鱼鳞与黄泥底色相近,朦朦胧胧,似乎泥巴活了,在水中游动。

眼前忽现一大片青纱帐,高低相间,种类混杂,不成垄不成行。荒原上生长的植物无章可循,一切随缘,出世、入世,来去自由;到底是哪里来的种子,为什么来到这儿,无人过问,就是问,你问谁去?

也有来历清楚的,比如怪柳。它一丛一丛地群居着,根子扎在水中;这泡不烂的生命来自高原上冲下来的种子,已经变异,违背了祖先的习性,不再婀娜多姿,而是弯腰曲背,怪模怪样,但却是真的荒原骄子,耐旱耐涝耐寒耐贫瘠,简直是扶而不倒,压而不倒,死地必生,一往无前!

最成气候的是芦苇。听人说,每当春天来临,它最先破土而出,先是拱出黄绿色小嫩芽,接着挺立起一根根青绿箭杆,迎着阵阵风雨,齐刷刷地像箭一样冲向天空。芦苇无边无际,如同在蓝色海洋近旁,又增添了一片绿色的海洋。芦苇是三角洲最温厚的保姆,任凭风挟尘,海潮裹沙,义无反顾地把许多柔弱的生命揽在怀里,呵护着

这片新生带。即使严冬来临,它白头如雪,步履蹒跚,仍然悲壮而潇洒地矗立着,芦苇深处栖息着的那些飞禽走兽,仍能从它身上获取温暖。

芦苇四周匍匐地面的是碱蓬草(又叫“盐荒菜”),在河水与海水双重滋养的潮间带,它一发芽就艳若涂脂,火红一片,经霜之后更是红得诱人,像一张硕大无边的红地毯,除了此处,在别的地方都没有铺过这样大的红地毯。走过一次这样的红地毯,别处的红地毯就不想走了。

离此不远,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,荒无人烟,只有遍地如雪的碱蓬和耐碱的植物。我驱车前往,在一片开阔的盐碱地上停住车。我捏了一点白色的碱土舔了舔,又咸又苦,能够在上面生长的植物,肯定都是能吃苦的角色。要不就是它们别具味觉,不以苦为苦,甚至以苦为甜……唉,“谁解其中味”?不知,不知!

最抗碱的碱蓬草都退避到了角角落落,连尘埃都懒得一顾,留给它一片洁白,一份纯粹。车熄火后,周围再没有任何声响,或者别的声响都不算声响,而算寂静。海风阵阵,它轻轻走近又走远,能感觉到,却难觅它的身影。一会儿,风收敛了,人却会疯起来。人的一生总要疯狂一次,无论是为一个人,一份情,一个梦想,或一段旅途。此时你可以跳,可以叫,可以唱,可以笑……无论怎么孟浪,这片土地都会理解你。

它不但理解人,也理解所有生命。湿地是野生动物的家园,我记了一组详细的数字:内有野生动物1543种,其中水生动物641种,陆生动物902种,鸟类就有283种。多数都是极为普通的动物,但也不乏珍稀动物,比如鸟类中就有丹顶鹤、东方白鹳等一级保护鸟类,大天鹅、灰鹤、鸳鸯等二级保护鸟类。当然这都是人给分的,动物们自己并没有分,这片土地更没给分——在它眼里大家都一样,都连名

字也没有。

我成了一个快乐的没有名字的人,一棵树或一株草,一只飞鸟或一条游鱼。我选了一处最平整的盐碱滩,静静地躺下来,闭上眼睛,谁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——其实也没有做梦,究竟做了什么,我也不知道。当我从酣睡中醒来,仿佛过了几世几劫,看看表,才几分钟。我揉揉眼睛,望望四周,一群海鸥在不远处盘旋,耳朵里响着模糊的澎湃声,鼻子里抽动着海的气息——直告诉我,黄河入海处就在近旁。

我继续前行,浩瀚的水面便映入眼帘,却分不清哪是河哪是海哪是天。我从大河携带的风尘,认出了它,走了那么多路,脚步该慢下来了,它款款地把大地领进大海,停歇下来。

我却要重上征程了。天色不早,前面还有挺远的路。我手扶方向盘,看看面前的道路,轻声咕咚了一句:“归去何所归?”